

雲蘿

尚王

土木為災莫漫  
嗟年琴瑟樂  
無差為狼子  
謀深固始信併  
人善作家



東  
海  
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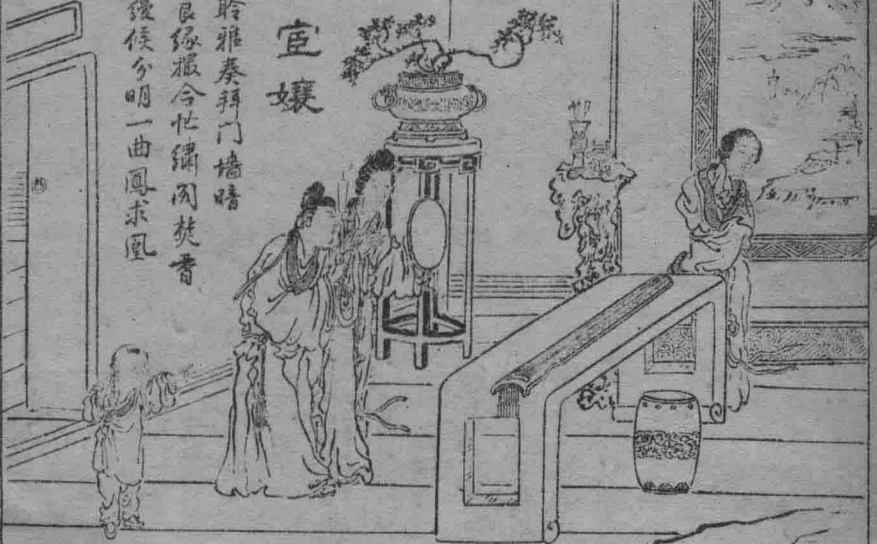
后甄

當年予視可分明  
修到重逢又幾生  
不信洛川舊神女  
陳思而外更鍾情



願聆雅奏拜門牆  
 暗裡良緣撮合忙  
 錦笏焚香  
 操緩候分明一曲鳳求凰

宣娘



知君自有意中  
 人願其如何認  
 不真他日幸來  
 較優者尚疑  
 幻術現雙身

阿繡



評註聊齋志異圖詠卷九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文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雲蘿公主

詠 主木為災莫漫嗟  
早為狼子謀深圍

六年琴瑟樂無涯  
始信仙人善作家

尚主而託之於夢既信之而又漸悔之則此後下嫁諸事作真境觀可也亦可也從婢子口中點出輕便之至不則自來相宅句作何安頓伏筆無痕禁忌之說原不可過拘然相宅並日聖人重之史氏書之惡可不信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成佳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克當尚主前漢王吉傳娶天子女曰尚公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長氈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問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為鞠躬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公見

孫九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嫁故使自來相宅先周公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然安故好棋楸枰趙詩吟餘仍當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請案上曰主日晚此不知與粉侯宋史世謂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之甫三十餘著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劍子入匱曰駙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局上局闌未結小鬟笑曰駙馬負一子婢進曰主情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主曰適主言居宅淑鄙煩以此少致修飾落成左傳

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落之法宮室始成祭之曰落相會也

出一物狀類皮排按排與羊囊通羊囊就地鼓之雲氣突出俄頃四舍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為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夫用僑寓見聶鄰坊投刺見葉於門生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

從對面寫  
俠士已見  
一班此處  
先寬後虛

雖有定數  
然以婚姻  
之故意于  
落成致犯  
天刑詭憂  
母氏至於  
生不能待  
疾死不能  
成禮哀哉  
雲蘿有禮  
正而寓使  
士此處先  
虛後寬  
人間自是  
清淨光明  
世界那能  
容此齷齪  
骯髒物  
爽快乾淨  
急之而反  
以得緩此  
閱思有得

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峇與傾談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留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挑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衣強之。僮婢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為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債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日詣生作別。贈家著相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求帛。後月餘樂亭有任官而歸者。囊資充板。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劫掠一空。家人識表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友曾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滿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為捕役執去。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峭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噬二役皆死。銜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甲曰。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寔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犒牒知其寃。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況。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見老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後漢陽震傳於是柴門絕賓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柴物。與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

之言凡合  
之而反以  
得難落之  
而反以得  
良愛之而  
反以得惡  
禁之而反  
以得辱皆  
可類推  
未能免俗  
聊復爾爾  
可知仙人  
下嫁亦只  
逃不脫亦  
數字  
無繁言無  
響笑厚重  
靜默確是  
公身身分  
侍史輕桃  
只合幽之  
而已  
雖是仙種  
却是仙胎  
不仙不俗  
之問方是  
福相方是

不啟闔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吉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既闋。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外陳設煥然矣。悄悄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為災。又以苦瑰和見金之威。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貨治具見陸。女曰。勿復煩。婢探櫝。着羹熟。如新出於鼎。酒亦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股曲伸。似無所著。生狎抱之。女曰。君家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牀第見俠之數。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嫗。別居南院。炊爨紡織。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煙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育。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謹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響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越飛燕外傳飛燕體輕能為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所為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免屢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閣。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韜布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為製鮮衣。強使者之。踰時解去。曰。塵閣之物。幾於壓骨成瘡。一日抱諸膝上。忽覺沈倍囊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為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諸室。少頃聞兒啼。故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免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綱見嬰。納生懷。俾付乳嫗。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說文免身也。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甯。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薦。終不肯

洋注聊齋志異圖卷之九 雲雀公主

大器

生庄使代

與胎化何

殊

三日不見

俗障又深

入一層無

惑于室中

無仙人者

終身以無

足禁辱之

物自折壽

數而不能

解脫也

凡事皆有

定數搏節

則長志縱

則短定而

不定存乎

其人

為狼子治

一深園此  
其可棄而  
不必棄也  
不必棄而  
不常棄也  
治自仙人

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開群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

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性

篇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物之儻來奇也者為無足禁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障又深一層矣生由

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欲歸甯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生人離合皆有定數搏節

之則長志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為常亦不之怪

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為卜婚請媒接踵問其甲

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園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

氏生女左脅有小贅疣見梁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甯不復返生

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眾咸不齒見曾生竟嫁定焉大器十七歲及

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

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為穿窬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

繫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折產書樓閣沃田悉

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媵先是主有遺袴絕輕妥雲拾作寢衣可棄斂之火星

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喜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田產畧

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

急為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為若蒙死守之今

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能令改行無憂凍餓不然兄亦不能填

無底壑列于渤海之東不知幾德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也侯雖小家女然因慧麗可棄雅畏愛之

則可以治  
狼子則可  
否則設落

此圈雖有  
仁厚之麟  
軼塵之馬

亦將終身  
臨阱而不  
能出矣又

何論豚犬  
為狼子治  
遺穉穉禦

狼噬柔能  
克剛

母不以為  
子妻不以  
為夫名曰

可棄寸草  
與之齊棄  
也子有

因則誠可  
棄而狼子  
無所憑藉  
矣至于彎  
弓操刀傷  
臂滅血要

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苛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無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破之斷幅傷鬢血沾襪履恚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寬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見陸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自禁唐開播傳播拜同平章事論事之侯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現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

之擲兒牀上覓得厨刀可棄懼曳戈友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見妙妹泣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

此改行為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真氏雜記臣盡智力以事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

婦猶時持白鬚使膝行見畫焉

異史氏曰悍妻妒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硃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于孫哉

甄后詠當年平視可分明不信洛川舊神女陳思而外更鍾情

洛城劉中湛少鈍而淫與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八簪珥光采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

何處天仙未嘗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悖悖危坐磨磚典畧劉植字公幹甯應聲而答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弟少子酒酣坐散乃使人秉性辯捷所問甯正色上客多伏而植獨平視他日官聞乃收植減死輸作部使磨石武帝外有五方觀者見植危生之章唐之不加營雕之不植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屈紆統而不得仲武帝顧左右大笑即

詳註聊齋誌異圖卷九 甄后



之以誓食  
之以盆化  
其野心卒  
為善士其  
棄之其不  
終棄之也  
故不曰夜  
人不曰鳩  
穀茶不曰  
胭脂虎而  
曰狼子深  
圖  
操戈而入  
屏息而出  
不是豺狼  
直是童子  
且是黔驢  
是蛙鳴是  
螳臂其亦  
虧此婦人  
說得出做  
得出  
此怒罵阿  
瞞並其賊  
子亦已刻  
矣危坐磨  
磚思幾生

日救之。按唐石者非子也。耶乃展錦韜，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今古之事，博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此作磨傳木詳。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一回宴耳。子思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發徹，既而曠着。從者盡去，息燭解禱，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如故，鬢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告誥姓名，答曰：告即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富貴者，遊戲數載，過即不置，念慮彼曩以阿瞞魚泰魏畧大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封陳王辛為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興止於庭中，乃以玉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痴，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此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尺一書，娘乃我能郵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娘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為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悞事。初登其門，門者以我為妖，欲加繫繫，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款款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郎君羸德，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沈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嫗率一女，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資，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故妓，魏志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後人皆著銅雀台也劉疑其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夫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常侍牀簪耳。一日有警，媪牽黃犬，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襟已斷，劉以杖逐繫之，犬猶怒，斲斷幅，頃刻碎嚼如麻，警媪捉領毛縛之而去。劉入

而復翻案 彼賊又庸 于亦將奈 之何哉陳 思時一見 感甄賊不 虛作矣老 姬郵致尺 一書送來 佳婦既是 來從銅雀 即應戒守 分香乃名 曰司香而 即以阿瞞 所分之香 偷分于人 夫當怒說 斷國國應 責之曰所 司何事 一世之雄 而今尚在 想到分香 賣履時自 然恨入骨 髓

視女驚顏未走曰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之戒見祝也劉聞之欲買而杖槩之女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豔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為妖母詰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為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絕矣要我亦復匪難而豈禁呪所能遣耶乃束薪燕火拋置階下瞬息烟蔽房屋對面相夫有聲震擊如雷既而烟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姬問之姬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姬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魚麥魏器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夫人扶甄令舉首見其色非凡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首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來稱數之太祖聞其美遂為迎娶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于何必有貞婦哉犬瞞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痴固猶然妒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宦孀

詠願聆雅奏拜門牆 誦繡閣桂香操鏡候

暗裏良緣撮合忙 分明一曲鳳求凰

温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見巧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跌坐見睡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温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温温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句撥琴譜中指入絃曰句出絃曰別食中二指輕越異常喜為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温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為貧道師也温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聲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為滿温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温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温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傍有小村趨之不遠審擇見一門息息遽入登其堂聞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温時未耦繫

老瞞且無  
可奈何術  
士又焉能  
為力

惜餘春詞  
晏婉錦錦  
迴理佳役

一字一轉  
一字一波  
想奈何天

東顧倒情  
懷青草如  
枯良齊似

歲海棠楊  
柳與懷共  
訴相思秋

水春山到  
此空勞盼  
望至于魂

婦芳余入  
七三更春  
歸四月前  
本因恨而  
成痴今作

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温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見  
嫁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名答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將軍也

温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阿如何嫗顰蹙曰此即不敢答應温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既  
去温視藉草腐溼不堪卧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雨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

温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春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青人麗絕一世盖公有女小  
字良工善詞賦有豔名温心動歸與母言媒道之而葛以温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

每冀再聆雅奏而温以嫗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迹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  
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

舊想刻畫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感損春山頭望穿秋水見陽士  
人道棄已拌棄了芳衾如夢玉漏術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懷視一年比更猶少過

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過按書首尾全曰通後漢  
十條仲長統曰凡為人側置案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為風飄去適葛經閣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

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醒現陸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雲樓心善之而猶欲一賭其  
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欵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遣女為一鉤心頓惡其儂薄因呼媒

而無以故公子亟辯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温庭菊忽有一  
二株化為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温亦寶之凌晨起視於畦畔得箋焉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

其所自至以春為己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唐書陸龜蒙傳得書熟誦乃錄傳此勸丹黃不去  
用丹黃粹說評語襲嫗適葛聞温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温以其評襲而按沙之葛  
貽於好事

因痴而益  
根矣控騰  
難深惡難  
辨新與舊  
哉虐娘雖  
假此以作  
寒修而貴  
恨重泉傷  
心薄命借  
題目以據  
懷抱情見  
于辭

僅賸一兩句。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為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泣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恐其迹益彰，討不如以女歸溫。溫葛然之，遂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為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僅聞琴自作聲。初以為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梗盤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燕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於夜寂然。因意為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為奏一曲，而設絃任擗。劉向列錄君子因雅琴思致思其道開寒悲愁而作者名其曲以解也。按標七到反。若為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合街叢詠，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魑魅。朔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視之，趙氏之官娘也。大駭，窮詰之。泣然曰：代作寒修。四辭十不為無德，何相通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遂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琴已頗能，勝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為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心嚮往，又恨以異物，見嬰不能奉衣裳，陰為君廝合而調和也。佳耦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為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為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官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為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典陳其法。官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官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見林四娘轉請愛業，女命筆為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官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灼，當懸之臥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兇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阿繡

詠如君自有意中人  
他日重來較授芳

贖鼎如何認不真  
尚疑幻術現雙身

劉固情痴  
女亦慧種  
半價之返  
其在赤土  
相戲後乎  
舌紙紙包  
若有意若  
無意半月  
劉歸之後  
與將歸廣  
甯之光及  
已歸廣甯  
之日其情  
懷張草赤  
可想而知  
矣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益首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妓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託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折閱謂損其所買物價也。而退。遙觀其父。他又趨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運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見陸女追呼曰。反來適偽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祇代裏完好。已而苦欲黏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月。為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悵悵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思。次年復至。蓋囊裝甫解。即趨女所。至則四字闔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見嬌如故。問諸鄰居。始知姚厚廣甯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乘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為之下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囊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遂絕。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愈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益。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見八十五阿鏞已字廣甯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癡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豔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鏞。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僦居東鄰。細詰其家。為李氏。反復疑念。天下甯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宣緣。惟日眈眈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即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疑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畧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鏞也。因而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中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已。何意

復有今夕。顧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燈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何未離規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妾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為婚。媼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遶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復之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且訪市肆。始友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藪。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為而至於此。劉始覲然。曰：西鄰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鄰止一孤媪。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渴不如阿繡美。劉反覆回思。乃大懼。曰：且為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此夙分耳。然未已。僕排闥見。巧驛人女呵曰：可棄而兵。連具酒。與主人言別。僕自投其刀。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饌。女談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錦薄。見青何勞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遂豎。默不得語。女聽漏視。三催把瑗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兒。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香。劉信狐言。淫如蓋。忍剪之。誑已也。亦不舍於其家。厲近姚氏。託媒自通。喻以重賂。姚妻言。小郎按。嫂謂叔曰。小郎。世說王夷甫妻郭氏。貪鄙。令婢攜囊。夷甫為覓婿於廣甯。若翁以是故去。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徊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見。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為偵香。見蓮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一女子蓬髮。鬢垢。耳步履蹉跌。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劉郎非乎。劉停鞭。審顧。蓋阿繡也。心仍訝其為狐。曰：汝真阿繡耶。女問何出此。

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非膺冒。正韻。膺音雁。與傍同。偽也。亦作雁。按韓非子說林。齊人伐魯。乘說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也。字本此。者

父攜妾自唐甯歸。遭變被虜。擄為虜。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趨過荒窟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馳。苦不

能從。百步而徒履。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

劉知是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為擇塔於方氏。未妻禽。實阿而亂適作。劉始知。言非

妄。携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為之盥濯。妝竟。容光煥發。

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綉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蓋。厲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

吉成禮。乃去。劉藏篋。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啟之。化為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

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真偽。故以此相戲耳。方嬉笑間。一人奉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養修。見

謝姓四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

之。女子索鏡自照。報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妻感其義。為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

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見陳劉笑捧其

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故之。然皮相。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

薪。豈取金者哉。問其姓名。曰。吾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曰。五月披裘而負者不能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關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

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祖。狐曰。

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天殂。生時與余

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見靈心竊愛慕。歸即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

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意。故時相一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

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甯。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夫。則華妝端

坐插玳瑁簪數寸長胡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後當送之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屬效焉。

小翠

詠惟醒奇謀運不窮  
功成後爾將身退

病兒顛倒戲閨中  
留取餘情補化工

王大常越人總角見幼時晝卧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伏身下輾轉不離移時晴

霽物即逕去視之非貓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

以縣令入為侍御生一子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為婚王憂之適有婦人率

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女媠然兒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

聘金曰是從我糠覈見青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廈役婢僕厭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膏粱也而索

直乎未詳疑即用續幽怪錄  
韋國事見毛狐月走注夫人悅優厚之婦即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我大

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即匿

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

成禮諸戚聞拾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笑媠見瑞之見女皆驚群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

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揚焉惟恐其憎于癡而女殊微笑不為嫌第善譚刺布作圓蹠蹠為

笑著小皮靴蹠去數十步給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蹠然來直中面且

女與婢俱斂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

俛首微笑以手扞牀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如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諾罵女倚几

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骨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

拉公子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掌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忤女闔戶復裝公子作



絕大智識 而出之以 充戲令人 不測 可與韓非 子過書歸 周事並觀 而叙次作 藹藹捷語 尤妙 老賊中吾 計矣如此 行為何必 改只合笑 且合拍掌 大笑 給諫為鬼 為賊愧解 冠矣不料 閨中有男 運奇謀于 惟懼之中 玩孺子于 股掌之上 機心人適

霸王作沙漠入。已乃豔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鏗鏘然。喧笑

一室。日以為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去責婦。即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

素不相能。見曾友于時值三年大計吏。周禮天官小宰以六計辨羣吏之注治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

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為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剪素絲作濃髻。又以青衣飾兩婢為虞侯。見

脫宋史注宋時在竊跨廐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即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謁侍

御王甯。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為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為子婦之戲。

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

憨笑。並不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偽

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為真。屢偵見。蓮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

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識。慙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探

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誣投給諫。給諫大

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又怒公慢情。將行

忽見公子。衣袂旒旒。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冕。襪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

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趙飛燕外傳武帝披香博士淳方成教授也指日赤吾族。揚

解嘲將赤吾之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奔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

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晉書宣帝初薛聰武

其梳冕。乃梁黠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憨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